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境：当代散文名作 / 金宏达编.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5399-2758-9

I. 境… II. 金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2252 号

- 书 名 境：当代散文名作
编 选 金宏达
责任编辑 金 泉
责任校对 梵 高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人民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50 千
印 张 27.5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758-9
定 价 30.00 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春气发而百草生

当代散文名作

前言

若谈现代散文作家撑起一片惠及后人的绿阴,当代散文则是要规划良畴,收获花果了。

从1949年至今,已近六十载,岁月的长度,远逾“现代”一段,检点一番,结果虽尚有不尽人意者,而毕竟地域辽阔,耕耘者众,红情绿意,便也能收获不少,便是精华之精华,以一书载之,戛戛乎难哉!

从正面说,“五四”时期开启的散文是准备期,草创期,延至当代,即已进入推广期,巩固期。其它先不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新文学代替旧文学,此一路径不变,将散文导入“万紫千红总是春”之新境,仍然是令人鼓舞。

诚然,作家在准备期、草创期,总是幸运的,一般说来,其劳作,其成就,会更受后人回望,因为少依傍,少比照,其身影更显兀然、独立。后来者的出场,便大抵会在看客“审美疲劳”之时,在众多交迭的阴影中,有些走不出来了。

我向以为,“天下文章一大超”。固然,也有“天下文章一大抄”,倘不是拙劣的抄袭,贪婪的剽窃,就是描红,临帖,模拟,蹈袭,其中未必不含有增量的差异,和些许的进步。“文章合为时而著”,任你再高妙玄远的文章,总与书写的“时”,脱不了一定干系——先秦是先秦的文章,魏晋是魏晋的文章,唐宋是唐宋的文章,明清是明清的文章,各自体貌、神情不同,这便是“超”。文章斯物,怕并无一个千古不变的绝对完美之度制与标准,只要不去虚拟和坚执这么一个度制与标准,就不能在不同时代的文章间评决高下。以是之故,在所谓“现代散文”与“当代散文”之间,亦不宜去说谁下谁高。

前面说过,自“五四”至四九年,为现代散文之准备期、草创期,标识为“现代散文”,以与“当代散文”划分者,实为“权宜”之计。岂不闻庄周先生说么:“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自“五四”至四九年,区区三十年,在时间长河的里程计上,只是一个点。便是改革、开放的新变迄今,却已有了三十年,而所谓“当代”者,尚漫漫延伸开去,“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其所聚积的“量”,将无可穷计。所谓现代与当代,何从比较?

当代以延伸时间之久,参与人数之众,创作文字之多,总之,是量的浩大,占据着优势。学哲学时有一句话,叫“一定的质是靠量来表现的”,此处正可用得上。披沙拣金,金沙遍地,大有淘头。即就名家高手、佳作杰构的绝对数量而言,也殊为可观。不断推出的各种集合与个人的选本,令人目不暇接,即是明证。

稍前,则有一批文坛耆宿,际逢新政,濡墨命笔,各抒心情,更有刘白羽、杨朔、秦牧各位,或高唱入云,或摇笔散珠,虽不无夸饰,亦有词华可采。迨至历经浩劫,痛定思痛,摩挲伤痕,发为心声,以巴金《随想录》为滥觞,真情实言,遂蔚为大宗。禁锢既解,个性更张,于是乎乃有张承志之荒莽雄阔,周涛之骨劲气猛,贾平凹之古朴幽峭,宗璞之温婉流利,硕学鸿儒如季羡林、张中行、金克木、汪曾祺者亦从容述情,一派水流花放,各擅胜境。至有余秋雨起,别开新声,号曰“文化散文”,追蹊史迹,思怀宏敞,文苑一时气象峥嵘。而中国向来才女如云,文采绮丽,“女性散文”亦适时而发,姚黄魏紫,大可留连。迩来,更有年轻才俊,“跨略旧规,驰骛新作”,波诡云谲,千变万态,令人目眩。

“春气发而百草生,正得秋而万宝成。”天道运行,文章不废。或有于散文现状多不满意者,其实何必蹙额长叹,须知散文虽为社会文化生态之缀饰,亦为社会文化生态之产物,革新散文,首要革新社会文化生态,兹事体大,虽可努力以从,却非微力可致。何况文苑此长彼消,彼长此消,忽而兴荣,忽而式微,均属自然,“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此一瞬”,我辈何不“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天光云影,百草千卉,偶有所采,欣然赏之?

是以捃拾万一,爰编此书,与诸君开颜同乐。

金宏达

2008年4月于北京

前言◇金宏达◇001

霞◇冰心◇001

怀念萧珊◇巴金◇003

小狗包弟◇巴金◇014

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曹靖华◇018

隐身衣◇杨绛◇022

忆白石老人◇艾青◇026

日出◇刘白羽◇032

宇宙的声音◇刘白羽◇035

黄鹂◇孙犁◇038

残瓷人◇孙犁◇041

枯叶蝴蝶◇徐迟◇043

黄山记◇徐迟◇045

记郁达夫◇唐弢◇051

月迷津渡◇黄秋耘◇055

前门箭楼的燕子◇黄裳◇059

社稷坛抒情◇秦牧◇062

榕树的美髯◇秦牧◇068

茶花赋◇杨朔◇072

澜沧江边的蝴蝶会◇冯牧◇075

第二次考试◇何为◇080

且说六朝烟水气◇袁鹰◇084

绵绵土◇牛汉◇088
春风◇林斤澜◇091
清塘荷韵◇季羡林◇093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季羡林◇097
驮车驴背◇张中行◇107
户外的树◇张中行◇111
三笑记◇金克木◇114
昆明的雨◇汪曾祺◇117
葡萄月令◇汪曾祺◇120
好一朵木槿花◇宗璞◇125
哭小弟◇宗璞◇128
生若直木◇张承志◇133
静夜功课◇张承志◇135
巩乃斯的马◇周涛◇138
猛禽◇周涛◇143
阳关雪◇余秋雨◇151
夜航船◇余秋雨◇155
秦腔◇贾平凹◇161
五十大话◇贾平凹◇168
月迹◇贾平凹◇171
故事新编◇方成◇174
旅伴◇李国文◇178
读树◇李国文◇182

PROSE

境

- 拣麦穗◇张洁◇187
- 大山与小溪的对话◇从维熙◇191
- 我爱喝稀粥◇王蒙◇193
- 在声音的世界里◇王蒙◇197
- 泛泛水中鬼◇王充闾◇200
- 一网情深◇王充闾◇203
- 遵从生命◇冯骥才◇208
- 致大海◇冯骥才◇210
- 鱼群闹草塘◇高晓声◇216
- 生和死浇铸的雕像◇叶楠◇220
- 红红的小辣椒◇吴泰昌◇223
- 说梦◇戴厚英◇227
- 牡丹的拒绝◇张抗抗◇231
- 仰不愧于天◇张抗抗◇234
- 高原,我的中国色◇乔良◇238
- 会唱歌的墙◇莫言◇242
- 风从哪里来◇范曾◇250
- 读沧海◇刘再复◇254
- 看麦熟◇刘成章◇258
- 扛橡树◇刘成章◇263
- 足球与人生感悟◇雷达◇266
- 化石玄想录◇雷达◇276
- 我家的木头与石头◇陈祖芬◇280

性别按钮◇毕淑敏◇284
 阳台上的遗憾◇韩少功◇290
 致吾女◇陈建功◇293
 思◇卞毓方◇296
 玻璃匠和他的儿子◇梁晓声◇298
 草戒指◇铁凝◇303
 晒月亮◇池莉◇307
 冰灯◇迟子建◇310
 戏缘◇叶广岑◇313
 火炕◇刘恒◇318
 人生麦茬地◇张炜◇323
 凝眸◇斯妤◇327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王小波◇330
 蓝色的毋忘我花◇竹林◇333
 藏羚羊跪拜◇王宗仁◇339
 二皮杀猪◇林白◇341
 婴儿诞生◇冯秋子◇346
 女孩子的花◇唐敏◇352
 你的栗色鸟◇赵玫◇357
 我的美国同学与老师◇严歌苓◇360
 绝版的周庄◇王剑冰◇365
 苏州小巷◇范小青◇368
 岁月之雪◇李佩芝◇370



春雪化时◇鲍尔吉·原野◇374

藏歌◇宁肯◇380

秋天我在泸沽湖◇于坚◇385

阿拉干的胡杨◇高建群◇389

六骏踪迹◇杨闻宇◇395

追问污染源头◇詹克明◇400

青花瓷◇楚楚◇405

后窗◇周晓枫◇409

城市心情◇洁尘◇417

感念祖先◇李汉荣◇425

◆出于大师之手的一篇极为精粹的短文。高度浓缩作者的人生经验与生命感悟,赞美“落霞”的美丽,对“云翳”别有一种见地,对快乐与痛苦,对生命的有限与永恒,亦极为洞达,深具智慧之美。

◆不着意于“落霞”景象的描绘,而借此扩开一片绚丽的精神境界,不是日暮途穷,叹老嗟衰,而是“心有天游”,无限广阔。仍葆其原有的清逸、高贵,更有一种深隽和道丽。

篇名

霞

作者

冰心(1900-1999),女,原名谢婉莹,福建闽侯人,著名作家。

题材类型

景物 / 感悟

霞

冰 心

四十年代初期,我在重庆郊外歌乐山闲居的时候,曾看到英文《读者文摘》上,有个很使我惊心的句子,是:

May there be enough clouds in your life to make a beautiful sunset.

我在一篇短文里曾把它译成:“愿你的生命中有够多的云翳,来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

其实,这个 sunset 应当译成“落照”或“落霞”。

霞,是我的老朋友了!我童年在海边、在山上,她是最熟悉最美丽的小伙伴。她每早每晚都在光明中和我说“早上好”或“明天见”。但我直到几十年以后,才体会到云彩更多,霞光才愈美丽。从云翳中外露的霞光,才是璀璨多彩的。

生命中不是只有快乐,也不是只有痛苦。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互相衬托的。

快乐是一抹微云,痛苦是压城的乌云,这不同的云彩,在你生命的天边重叠着,在“夕阳无

限好”的时候,就给你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

一个生命会到了“只是近黄昏”的时节,落霞也许会使人留恋,惆怅。但人类的生命是永不止息的。地球不停地绕着太阳自转。东方不亮西方亮,我窗前的晚霞,正向美国东岸的慰冰湖上走去……

PROSE 境

◆萧珊之于“浩劫”，磨难之深，历历在目，记述真切感人，作者不惟为亡妻一人而哭，亦为国家、民族而哭与呼。

◆风暴之后，痛定思痛，出于至情，不假雕饰，血泪凝成的文字，冲决而出的情感急流，挟有巨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

篇名

怀念萧珊

作者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四川成都人，著有多种小说和翻译作品，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题材类型

怀人 / 人生经历

怀念萧珊

巴金

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我痛苦地想，难道给关了几年的“牛棚”，真的就变成“牛”了？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我索性放下笔，什么也不写了。

六年过去了，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确把我搞得很“狼狈”，但我还是活下来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较健康，脑子也并不糊涂，有时还可以写一两篇文章。最近我经常去龙华火葬场，参加老朋友们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大厅

里我想起许多事情。同样地奏着哀乐，我的思想却从挤满了人的大厅转到只有二三十个人的中厅里去了，我们正在用哭声向萧珊的遗体告别。我记起了《家》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珣死了，也是一个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我没有流眼泪，可是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张惨白色的脸，那两片咽下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想，这是多么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给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小纸牌，还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医院。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边的几年中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以后才褪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出来干预。那里只有一个人值班，不敢管。当着民警的面，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

她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在原单位给人当作“罪人”和“贱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有一个时期我和她每晚临睡前要服两粒眠尔通才能够闭眼，可是天刚刚发白就都醒了。我唤她，她也唤我。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我说“日子难过”，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在“牛棚”里面劳动、学习、写交代、写

PROSE 境

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从外地到作协来串连的人可以随意点名叫我出去“示众”，还要自报罪行。上下班不限时间，由管理“牛棚”的“监督组”随意决定。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来，高兴拿什么就拿走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的群众性批斗和电视批斗大会还没有开始，但已经越来越逼近了。

她说“日子难过”，因为她给两次揪到机关，靠边劳动，后来也常常参加陪斗。在淮海中路大批判专栏上张贴着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报，我一家人的名字都给写出来“示众”，不用说“臭婆娘”的大名占着显著的地位。这些文字像虫子一样咬痛她的心。她让上海戏剧学院“狂妄派”学生突然袭击、揪到作协去的时候，在我家大门上还贴了一张揭露她的所谓罪行的大字报。幸好当天夜里我儿子把它撕毁，否则这一张大字报就会要了她的命！

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蚕食着她的身心，我看出来她的健康逐渐遭到损害，表面上的平静是虚假的。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她怎么能遮盖住！怎么能使它平静！她不断地给我安慰，对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然而她看到我的问题一天天地变得严重，上面对我的压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担心。有时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近巨鹿路口、快到作家协会，或者走近湖南路口、快到我们家，她总是抬不起头。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担心她经不起沉重的打击。我记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时间，我们没有受到留难，回到家里她比较高兴，到厨房去烧菜。我翻看当天的报纸，在第三版上看到当时做了作协的“头头”的两个工人作家写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真是当头一棒！我看了两三行，连忙把报纸藏起来，我害怕让她看见。她端着烧好的菜出来，脸上还带笑容，吃饭时她有说有笑。饭后她要看来报，我企图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处。但是没有用，她找到了报纸。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这一夜她再没有讲话，早早地进了房间。我后来发现她躺在床上小声哭着。一个安静的夜晚给破坏了。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还在我的眼前。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我听周信芳同志的媳妇说，周的夫人在逝世前经常被打手们拉出去当作皮球推来推去，打得遍体鳞伤。有人劝她躲开，她说：“我躲开，他们就要这样对付周先生了。”萧珊并未受到这种新式体罚。可是她在精神上给别人当皮球打来打去。她也有这样的想法：她多受一点精神折磨，可以减轻对我的压力。其实这是她一片痴心，结果只苦了她自己。我看见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我看见她的生命之火逐渐熄灭，我多么痛心。我劝她，安慰她，我想把她拉住，一点也没有用。

她常常问我：“你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解决呢？”我苦笑着说：“总有一天会解决的。”她叹口气说：“我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后来她病倒了，有人劝她打电话找我回家，她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她说：“他在写检查，不要打岔他。他的问题大概可以解决了。”等到我从五·七干校回家休假，她已经不能起床。她还问我检查写得怎样，问题是否可以解决。我当时的确在写检查，而且已经写了好几次了。他们要我写，只是为了消耗我的生命。但她怎么能理解呢？

这时离她逝世不过两个多月，癌细胞已经扩散，可是我们不知道，想找医生给她认真检查一次，也毫无办法。平日去医院挂号看门诊，等了好久才见到医生或者实习医生，随便给开个药方就算解决问题。只有在发烧到摄氏三十九度才有资格挂急诊号，或者还可以在病人拥挤的观察室里待上一天半天。当时去医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难，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车来，让她坐在车上，他慢慢地推着走。有一次她雇到小三轮车去看病，看好门诊回家雇不到车了，只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来，走走停停，走到街口，她快要倒下了，只得请求行人到我们家通知。她一个表侄正好来探病，就由他去把她背了回家。她希望拍一张X光片子查一查肠子有什么病，但是办不到。后来靠了她一位亲戚帮忙开后门两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肠癌。以后又靠朋友设法开后门住进了医院。她自己还很高兴，以为得救了。只有她一个人不知真实的病情，她在医院里只活了三个星期。

我休假回家，假期满了，我又请过两次假，留在家里照料病人，



最多也不到一个月。我看见她病情日趋严重,实在不愿意把她丢开不管,我要求延长假期的时候,我们那个单位的一个“工宣队”头头逼着我第二天就回干校去。我回到家里,她问起来,我无法隐瞒。她叹了一口气,说:“你放心去吧。”她把脸掉过去,不让我看她。我女儿、女婿看到这种情景,自告奋勇跑到巨鹿路向那位“工宣队”头头解释,希望同意我在市区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可是那个头头“执法如山”,还说:“他不是医生,留在家里,有什么用!留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他们气愤地回到家中,只说机关不同意,后来才对我传达了这句“名言”。我还能讲什么呢?明天回干校去!

整个晚上她睡不好,我更睡不好。出乎意外,第二天一早我那个插队落户的儿子在我们房间里出现了,他是昨天半夜里到的。他得到了家信,请假回家看母亲,却没有想到母亲病成这样。我见了他一面,把他母亲交给他,就回干校去了。

在车上我的情绪很不好。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在干校待了五天,无法同家里通消息。我已经猜到她的病不轻了。可是人们不让我过问她的事情。这五天是多么难熬的日子!到第五天晚上在干校的造反派头头通知我们全体第二天一早回市区开会。这样我才又回到了家,见到我的爱人。靠了朋友帮忙,她可以住进中山医院肝癌病房,一切都准备好,她第二天就要住院了。她多么希望住院前见我一面,我终于回来了,连我也没有想到她的病情发展得这么快。我们见了面,我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她说了一句:“我到底住院了。”我答说:“你安心治疗吧。”她父亲也来看她,老人家双目失明,去医院探病有困难,可能是来同他的女儿告别了。

我吃过中饭就去参加给别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会,受批判、戴帽子的人不止一个,其中有一个我的熟人王若望同志,过去,也是作家,不过比我年轻。我们一起在“牛棚”里关过一个时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他不服,不肯听话,他贴出大字报,声明“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大,给捉去关了一个时期不算,还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监督劳动。在会场里我一直像在做怪梦。开完会回家,见到萧珊我感到格外亲切,仿佛重回人间。可是她不舒服,不想讲话,偶尔讲一句半句。我还记得她讲了两次:“我看不到了。”我连声问她看不到什么?她后来才说:“看不到你解放了。”我还能回答什么呢?